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第十九回 秋紅婢義尋女主 柏小姐巧扮男裝

話說侯登在王媒婆家同幾個粉頭吃了酒，帶月從小路歸來，打龍標門口經過，也是合當有事，遇見柏玉霜在松林前玩月。他吃了酒了，朦朧認得是柏玉霜小姐的模樣，吃了一驚，他祇認做冤魂不散，前來索命，大叫一聲：“不好了，快來打鬼！”一溜煙跑回去了。這柏小姐也認得侯登，吃了一驚，也跑回去。跑到龍家，躲在房中，喘做一堆。慌得龍太太連忙走來，問道：“小姐好端端的出去看月，為何這般光景回來？”小姐回道：“乾娘有所不知，奴家出去看月，誰知冤家侯登那賊不知從那裏吃酒，酒氣衝衝的回去。他不走大路，卻從小路回去，恰恰的一頭撞見奴家在松林下。幸喜他吃醉了，祇認我是鬼魂顯聖，他一路嚇得大呼小叫的跑回去了。倘若他明日酒醒，想起情由，前來找我。恩兄又不在家，如何是好？”龍太太道：“原來如此，你不要驚慌，老身自有道理。”忙忙向廚內取了一盅茶來，與小姐吃了。掩上門，二人坐下慢慢的商議。龍太太道：“我這房子有一間小小的草樓，樓上甚是僻靜，無人看見，你可搬上草樓躲避，那時就是侯登叫人來尋也尋不出來，好歹祇等龍標回來。看你爹爹有人前來接你就好了。”小姐道：“多謝乾娘這等費心，叫我柏玉霜何以報德？”太太道：“好說。”就起身點起燈火，到房內拿了一把笤帚，爬上小樓；掃去了四面塵埃，擺下妝臺，鋪設床帳，收拾完了，請小姐上去。不言小姐在龍家避禍藏身。單說那侯登看見小姐，祇嚇得七死八活，急速回家，敲開後門，走進中堂，侯氏太太已經睡了，侯登醉歸不敢驚動，書童掌燈送進書房，也不脫衣裳，祇除去頭巾，脫去皂靴，掀開羅帳，和衣睡了。祇睡到紅日升，方纔醒來，想道：“我昨日在那王婆家吃酒，回來從松林經過，分明看見柏玉霜在松林下看月，難道有這樣靈鬼前來顯魂不成？又見他腳步兒走得響，如此卻又不是鬼的樣子，好生作怪！”正在那裏猜時，安童稟道：“太太有請大爺。”侯登忙忙起身穿了衣服，來到後堂，見了太太，坐下。太太道：“我兒，你昨日往那裏去的？回來太遲了。況又是一個人出去的，叫我不放心！”侯登順口扯謊道：“昨日出門，蒙一個朋友留我飲酒，故此回來遲了，沒有敢驚動姑母。”太太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就拿出家務帳目叫侯登發放。

料理已明，就在後堂談了些閒話。侯登開口道：“有一件奇事說與姑母得知。”太太道：“又有甚麼奇事？快快說來！”侯登道：“小侄昨晚打從松園裏經過，分明看見玉霜表妹在那裏看月，我就怕鬼，回頭就跑。不想他回頭亦跑，又聽見他腳步之聲，不知是人是鬼，這不是一件奇事。”那侯氏聽得此言，吃了一驚道：“我兒，你又來馱了，若是個鬼，不過一口氣隨風隨滅，一陣風就不見了，那有腳步之聲？若是果有身形，一定是他未曾死，躲在那裏甚麼人家，你去訪訪便知分曉。”侯登被侯氏一句話提醒了，好生懊悔，跳起身來道：“錯了，錯了！等我就去尋來。”

說罷，起身就走，被侯氏止住道：“我兒，你始終有些粗魯，他是個女孩兒家，一定躲在人家深閨內閣，不得出來。你官客家去訪，萬萬訪不出來的，就是明知道他在裏面，你也不能進去。”侯登道：“如此說，怎生是好？”侯氏道：“祇須著個丫頭，前去訪實了信，帶人去搜出人來纔好。”侯登聽了道：“好計，好計！”姑侄二人商議定了，忙叫丫鬟秋紅前來，寂寂的吩咐道：“昨日相公在松林裏看月，遇見小姐的，想必小姐未曾死，躲在人家。你與我前去訪訪，若是訪到蹤跡，你可回來送信與我，再帶人去領他回來，也好對你老爺說，少不得重重賞你。”秋紅道：“曉得。”那秋紅聽得此言，一優一喜，喜的是小姐尚在，憂的是又起干戈。原來這秋紅是小姐貼身的丫鬟，平日他主婢二人十分相得。自從小姐去後，他哭了幾場。樓上的東西都是他經管，當下聽得夫人吩咐，忙忙收拾了衣裳，辭了夫人，出了後門。

輕移蓮步，來到松園一看，祇見樹林參差，人煙稀少。走了半里之路，祇見山林內有兩進草房，左右並無人家。秋紅走到跟前叩門，龍太太開了門，見是個女子，便問道：“小姐姐，你是那裏來的？”秋紅道：“我是柏府來的，路過此地歇歇。”太太聽見“柏府”二字，早已存心，祇得邀他坐下，各人見禮，問了姓名。吃了茶，龍太太問道：“大姐在柏府，還是在太太房中，還是在小姐房中的？”秋紅聽了，不覺眼中流淚，含悲答道：“是小姐房中的，我那小姐被太太同侯登逼死了，連屍首都不見了，想起來好不淒慘。”太太道：“這等說來，你大姐還想你們小姐麼？”秋紅見太太說話有因，答道：“是我的恩主，如何不想？祇因那侯登天殺的，昨晚回去說是在此會見小姐，叫我今日來訪。奴家乘此出來走走，若是皇天有眼，叫我們主僕相逢，死也甘心。”太太假意問道：“你好日子不過，倒要出來，你不馱了？”秋紅見太太說話有因，不覺大哭道：“聽婆婆之言，話裏有因，想必小姐在此。求婆婆帶奴家見一見小姐，就是死也不忘婆婆的恩了。”說罷，雙膝跪下，哭倒在地。

小姐在樓上聽得明明白白，忙下樓走將出來，叫道：“秋紅不要啼哭，我在這裏。”小姐也忍不住，腮邊珠淚紛紛，掉將下來。秋紅聽得小姐聲音，上前一看，抱頭大哭，哭了一刻，站起身來，各訴別後之事。小姐將怎生上吊，怎生被龍標救回，怎生寄信前去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聲聲悲苦，秋紅道：“小姐，如今這裏是住不得了，既被侯登看見，將來必不肯干休，聞得老爺不在西安，進京去了，等到何時有人來接？不如我同小姐女扮男裝，投鎮江府舅老爺府中去罷。”小姐道：“是的，我倒忘了投我家舅舅去，路途又近些，如此甚好。”秋紅道：“且待我回去，瞞過了太太，偷他兩身男衣、行李，帶些金銀首飾，好一同走路。”小姐道：“你幾時來？”秋紅道：“事不宜遲，就是今晚來了。小姐要收拾收拾，要緊。”小姐道：“曉得。”當下主僕二人主意定了，秋紅先回去了。

原來柏小姐有一位嫡親的母舅，住在鎮江府丹徒縣，姓李名全，在湖廣做過守備的，夫人楊氏所生一子，名叫李定，生得玉面朱唇，使一杆方天畫戟，有萬夫不擋之勇，人起他個綽號叫做小溫侯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單言秋紅回到柏府，見了夫人，問道：“可有甚麼蹤跡？”秋紅搖頭道：“並無蹤跡，那松林祇有一家，祇得三間草房，進去盤問了一刻，連影子也不知道，想是相公看錯了。”夫人見沒得也就罷了。

單言秋紅瞞過夫人，用了晚飯，等至夜靜，上樓來拿了兩套男衣，拿了些金銀珠寶，打了個小小的包袱，悄悄的下樓，見夫人已睡，眾人皆睡盡，他便開了後門，趁著月色走到龍家，見了小姐，二人大喜，忙忙的改了裝扮，收拾了行李等件。待到五更時分，拜別龍太太說：“恩兄回來，多多致意。待奴家有出頭的日子，那時再來補報太太罷！”龍太太依依不捨，與小姐灑淚而別。按下柏玉霜同秋紅往鎮江去了不表，且言柏府太太次日起來，叫秋紅時，卻不見答應，忙叫人前後找尋，全無蹤跡；再到樓上查點東西，不見了好些。太太道：“不好了！到那裏去了？”吩咐侯登如此如此，便有了下落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